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四年十有一月庚子朔徽猷閣待制宣撫處置使  
司參贊軍事劉子羽為尚書禮部侍郎以張浚言收復  
廊延一路乞除子羽列曹侍郎故也既而臺諫皆言春  
官高選子羽以幕府軍功得之於事不類乃命進子羽

三官

子羽改命在  
是月丁未

壬寅輔臣奏事先是王以寧以私書遺張浚桑仲得而  
上之上因言以寧黨其所知范宗尹曰以寧本李綱所  
薦上曰二聖朝黨與之大者惟蔡京次即綱也如張浚  
一心為國極不可得但所用一二狂生為累若責去之  
乃所以保全浚也 宗室秉義郎叔蘓巡轄廬州馬遞  
為羣盜所逼自稱興德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都大  
制置使擅補將士官廬州以聞下大理至是獄成詔除  
名送廣州大宗正司拘管

此據刑寺狀修入狀又云為  
受臧文宣牒逼令稱呼云云

不知臧文  
宣何人也

初宣撫處置使張浚遣使臣楊安間行往

雲中訪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所在且以其家人書遺之是日安見虛中於南驛翌日虛中以礬書授安使歸報其書曰緩頰不效被囚累年歸望永絕待死而已家有艱勤但告君父勉思忠孝勿負吾心繼此勿用嗣音有損無益江左人錢釗傅昇勿令近行在此乃勾引者安還至汾州為邏者所獲囚之

紹興四年七月  
所書可參考

癸卯詔曰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皆盛德元老同居廟

堂國勢尊安四裔順服而遭罹貶斥久歷歲時尚拘微  
丈未獲昭雪朕經此時巡之久益知致治之難念茲老  
臣是宜褒稱三省可檢舉速行褒贈并其餘黨籍臣僚  
下有司責以近限具名取旨施行初上既數下詔褒錄  
元祐忠賢而朝廷多故有司未暇檢舉及是上諭大臣  
曰此事議論已久終是行遣未盡內中收得元祐黨碑  
即降出令錄所司一一契勘褒贈遂追封公著魯國公  
大防宣國公謚正愍純仁許國公皆贈太師

公著元祐  
司空平章

軍國事謚正獻黨籍執政第二人追貶昌化軍司戶參軍大防元祐左僕射黨籍執政第五人循州安置純仁元祐右僕射黨籍執政第九人永州安置後謚忠宣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三人之忠載之信史實冠臣鄰旌三臣之忠則凡一時名列黨籍者咸有光焉雖褒贈之恩未及猶及也况太上皇帝成命亦既有在乎其有未及者舉行於今日亦太上皇帝之志也

顯謨閣待制蔡莊落職莊奉祠

滿歲請於朝詔以莊提舉江州太平觀言者論莊乃蔡

條友壻法當論討遂有是命

莊先已嘗降旨落職

是日建康府

路安撫大使呂頤浩復南康軍頤浩既駐軍鄱陽會建武軍節度使楊惟忠有兵七千屯州境頤浩請與俱是

月朔官軍至都昌縣後三日遂渡江入居南康軍

熊克小歷

庚子朔遂復南康軍誤也據頤浩所奏復南康軍在十一月初四日

分守要害遣統制官

巨師古以所部三千七百人救江州是夜賊衆三萬人

至南康與官軍鏖戰頤浩及楊惟忠皆失利引兵渡江

避之陣於北溪州翌日師古引兵未至江州五十里而

營詰朝出戰遇伏為所敗其衆潰去師古奔洪州頤浩

乃傳檄王瓌韓世清會兵未敢進

按頤浩遣師古此月丙午其屯五十里

以丁未潰去以戊申今牽聯書之

甲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趙鼎罷初上欲除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為節度使鼎以企宗非有軍功持不下上不樂詔鼎累乞宮祠可本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免謝辭鼎既免上欲申前命參知政事謝克家曰企宗非有大功今驟命之是使鼎得名企宗得利而陛下獨負謗於天下後世也上乃止 中書舍人李正民試尚書吏部侍郎徽猷閣待制兼侍講陳戩試給事中乙巳權尚書工部侍郎韓肖胄請復天地日月星辰社



稷之祀事下太常其後禮寺言自車駕巡幸已來宗廟之祭丈雖省而義存則歲所常行者亦當姑存其意而天地社稷之祀不可輟今裁定每歲孟春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及冬至四祀天夏日至一祀地孟冬上辛祀感生帝立冬後祭神州地祇春秋二社及臘前一日祭太社太稷並於越州天慶觀設位免玉與牲權用酒脯仍依方色奠幣以輔臣為初獻禮官亞終獻宗室奏告並常服行事從之是日偽福國長公主適右監

門衛將軍駙馬都尉高世榮以世榮為貴州刺史賜公  
主銀帛各三千疋兩錢五千緡時調度日繁戶部不能  
辦乃命諸費視故事皆損五之四云

丙午秦檜入見初檜發漣水軍寨權軍事丁禕令參議  
王安道馮由義轉行前二日至行在檜自言殺監已者  
奔舟來歸朝士多疑之者而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  
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乃命先見宰執於政事堂翊日  
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議

講和且乞上致書左監軍昌求好

按宋史繫乙巳日

是日通

秦鎮撫使岳飛自柴墟鎮渡江金左監軍昌既得楚州

有經營南渡之意乃攻張榮鬻潭湖水寨

榮初見五月乙丑

人屢攻榮阻湖淖不得進及是天寒水深遂併力攻其

茨城榮不能當焚其積聚而去金人進犯秦州飛以秦

州不可守棄城去率眾渡江屯江陰軍沙上

飛棄秦州據趙姓之

遺史在此月癸卯日歷飛奏十一月七日自柴墟鎮渡江七日丙午也故繫於此

丁未奉議郎試御史中丞富直柔守本官充端明殿學

士簽書樞密院事故事簽樞有以員外郎為之而無三  
丞為之者中書言非舊典乃特遷朝奉郎自是以為例

直柔遷官在  
是月丙寅

朝請郎試御史中丞致仕秦檜試禮部

尚書賜銀帛二百疋兩范宗尹等進呈檜所草國書上  
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  
而又得一佳士也古者兵交使在其中第難作國書姑  
令劉光世作私書與之宗尹言檜初歸用乏欲賜銀帛又  
言檜舊除資政殿學士欲以經筵留之上曰未湏如此

且與一事簡尚書檜請以本身合得恩澤授王安道馮由義官尋並改京秩而舟人孫靜亦補承信郎始朝廷雖數遣使然但且守且和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蓋自

檜始

檜初歸見上之語史冊不載今以檜紹興十八年八月癸丑二十三年七月戊戌奏疏中自叙語修

入熊克小歷檜除在戊申與日歷異

殿中侍御史張延壽試侍御史

直秘閣宣撫處置司參議官李允文殺朝奉郎知岳州袁植於鄂州初允文以宣撫使張浚之命守鄂州朝廷因以為安撫使允文先得旨許截留上江綱運招軍軍

浸盛范宗尹聞其專恣奏遣高衛代之

事見九月乙卯

允文不

悅乃集諸兵官望闕拜表乞留允文允文遂拒衛不納

植聞之邀綱舟不下允文怒直檄植取之植批報曰李

節制已承朝命遣官為代其公牒不可施行允文怒未

有以發會劉忠犯岳州

忠以本年十月據白面山

植出城避之允文

即遣統制官吳錫段貴等率兵至岳州數其棄城之罪

執植以歸送蒲圻獄是日沉於江而殺之以舟覆告遂

命錫知岳州朝廷始聞允文擅以馬友守漢陽戊申詔

落允文職令還川陝本司供職

已酉新除鼎澧辰沅靖州鎮撫使孔彥舟為湖南路兵馬副總管以所部屯潭州上始聞彥舟據長沙故有是命

庚戌詔常程事並權住自金人破楚州游騎至江上朝廷震恐乃議放散百司仍結絕三省樞密院文字士民多奔竄者 試御史中丞致仕秦檜奏臣昨者迂避江路不歸本鄉徑泛海洋來赴行在止為兩宮安好欲得

及時奏稟今來已蒙賜對志願已畢而臣新自敵中脫身來歸理宜投閑長遠事任伏望聖慈許臣依舊守本官致仕詔不允 命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以所部討建賊范汝為時汝為已破建陽官軍多失利朝廷以從義郎招之不至乃遣大將焉

辛亥兩浙轉運副使曾紆請權增諸路賣酒錢上等每斛增二千八百下等增千八百從之 保義郎劉煥偽刻尚書省印以造告身差劄等事覺當死除名配雷州



壬子日南至上率百官遙拜二帝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 詔放散行在百司除侍從臺諫官外吏戶祠部大理寺量審官告御馬院禁衛所閤門馳坊御厨皇城通進司左內藏庫省倉權貨務並量留官吏餘令從便寄居候春暖赴行在 從政郎權知湖口縣孫咸坐贓抵死三省擬刺面配連州上謂大臣曰祖宗時贓吏有杖朝堂者黥而特配尚為寬典

甲寅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黃裳卒裳劔浦

人事上皇為禮部尚書

乙卯改樞密院幹辦官為計議官序位在太常博士之下直徽猷閣方孟卿添差兩浙轉運副使專一應副行在大軍錢糧用戶部侍郎孟庾請也右正言吳表臣言饒信州南連福建東接溫台當敵馬之衝尤宜嚴備自杭至嚴自嚴至婺皆有水陸兩路最係緊切去處乞速行措置時已命神武前軍統制王璣以本軍屯信上詔以表臣章示之泰寧縣主簿吳明卓持降一資

時邵武軍百姓多遷徙出城以避寇者軍吏丁宗亦以其孥出明卓斬其首下吏當死上薄其罪乃有是命

丙辰金左監軍昌陷泰州時昌有渡江之意欲耕地而守遂親率萬人下蔡州而屯之

丁巳知通州朝散大夫呂申棄城走桑仲既還房陵金均房安撫使王彥從間道出兵斷其糧運且求援於張浚浚遣將楊惟直以兵來援是日彥濟師攻自黃水仲奔潰追至白磧斬獲甚衆招降者皆隸麾下仲退屯

襄陽府房州平浚承制以彥為金均房州鎮撫使

戊午右正言吳表臣直秘閣知信州表臣以趙鼎去位  
乞補外上曰表臣殊不知朕意羣臣之進雖多因大臣  
薦引至於臺諫朕豈不能辨其賢否而表臣用意黨私  
朕何賴焉范宗尹曰昨呂頤浩罷相所薦人多被彈擊  
臣力懇陛下保全之正欲革此也 朝散大夫路允迪

復龍圖閣學士

允迪七月乙丑巳復端明  
不知何時又奪之當考

成忠郎權

知漣水軍丁禩為閤門祇候知楚州保義郎劉靖為楚

州淮陽軍都巡檢使迪功郎王安道馮由義並為承務

郎安道簽書楚州由義簽書漣水軍判官廳公事

禊等當是

秦檜所薦趙抃之遺史云檜請以本身合得恩澤授安道由義官由是皆補迪功郎與日歷不同或者二人初以禊借文階至是先補正而又改京秩也當求他書參考之武義大夫兼閤門宣贊

舍人劉彥知廬州初巨寇李伸在廬朝廷因以為廬壽

鎮撫使伸所為兇恣和州無為軍兵馬鈐轄武翼郎王

亨以所部討擒之故命彥代領州事

龔相記歷陽死事云水寨得間即出

掠敵營執巨寇李伸獻之闕下伏刑焉他書不見李伸事以史考之建炎四年十一月三日壬寅秉義郎趙叔

蘇斷案內一項叔蘇在廬州因李仲保明與蕃人接戰  
有功入自己用特字可字紹興元年正月十七日乙卯  
武德大夫權淮西總管知廬州張琦奏朝奉郎牛際可  
通判本州二月九日丙子廬壽鎮撫使司統制官高彥  
狀本軍元係廬壽鎮撫使李仲下人馬先蒙差在六合  
縣後來不知本官下落三月十四日辛亥和州鎮撫使  
趙霖奏壽春府偽皇姪事稱自去年十一月擒獲羣寇  
李仲之後道路通行五月十一日趙霖奏新知廬州王  
亨先統兵在本鎮管下駐劄備見李仲不遵分守恣為  
兇惡靡所不至奮發忠義生擒賊首李仲肅清淮甸今  
以前後行遣參考之初見本末霖以王亨獲李仲在十  
一月故因附此然趙叔蘇與仲事相連而廬州奏叔蘇  
以去年九月五日甲辰至行在不知所奏即仲或是推  
州也此事本不必書以仲嘗為鎮撫使欲詳分鎮本末  
故具著之明年正月甲辰以王亨知  
廬州當是劉彥辭行史蓋未見當考  
亨東都衛士嘗為

張所部曲所奏官之至是以獲伸功稍得進用

已未詔崔增人船就聽江州路副都總管楊惟忠節制  
增既犯太平州不克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遣人招之  
增不從乃泝流而上至魯家口遇邵青舟師出江不及  
備為所敗增公道以擄掠為資所至無遺建康府路安  
撫大使呂頤浩在饒州以書招之增遂納款至是至彭  
澤縣知縣事通直郎楊士明言於朝乃有是命時頤浩  
參謀官降授朝議大夫劉洪道亦奏遣統領官李貴引

所部擊增逐之乃復洪道右文殿修撰

洪道復修撰在是月辛酉

是日金人陷通州

庚申詔學士兩省講讀官依舊輪日進故事先是量留百司而講筵所不與上特命留之通泰鎮撫使岳飛以失守待罪詔飛赴江陰就糧極力捍禦金人毋得透漏

辛酉詔福國長公主每月科錢增為七百十是日偽齊劉豫改元阜昌豫初僭立止用天會之號至是奉金



命而改之

偽齊錄十一月二十二日奉聖旨王者受命必建元以正始近古以來仍紀嘉號以與天

下更新乃者即位之初有司請遵舊制朕以大國之好  
遯避未遑而使命逼臨促立別號以昭受命之元用新

我齊民之耳目嘉與諸夏共受天休其以十一月  
二十三日建元為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偽尚

書工部侍郎鄭億年移吏部前知越州李鄴知東平府

偽監察御史李儔知單州淮寧鎮撫使馮長寧至偽庭

請行什一稅法除尚書戶部郎中兼權侍郎

紹興三年五月稅成

法豫又建歸受館於宿州招延南方士大夫軍民置權

場通南北之貨

此非一日事  
今併書之

癸亥禮部尚書秦檜言臣伏聞敵騎宿留江北或傳迤  
邐渡淮欲往海州度其所長恐未必有肯捨輕騎拏舟  
南渡然在國家萬全之計每事不得不備竊見海州入  
海當由東海縣及淮口丁襖馬臯地分通州入海當由  
料角及東沙汲域陸戡地分乞下逐處取軍令狀須管  
專一探報不得怠慢透漏候得將來平安却與優加褒  
賞其東沙以西金山錢塘江及秀州平江府江陰軍鎮  
江建康府對岸去處臣不能盡知乞逐一依東海縣淮

口等處施行免致萬一誤事從之

日歷今年十一月戊午馬臯差充漣水軍

海場今東海巡檢陸戡未知此時為何官當考

初議者以為越州三江口係

通接海道之所遂命神武右軍遣卒三千戍之至是守臣直秘閣陳汝錫言三江口乃平敞河地中有民居恐戍兵無以存泊兼去城止十八里請俟有警然後遣兵從之尋命以小海舟十艘付軍中為斥堠

甲子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呂頤浩乞益兵討李成上曰頤浩奮不顧身為國討賊羣臣所不能及但與賊相拒

不度彼已容易輕進此其失也今兵既少衄須令且持  
重急遣王瓌引兵助之范宗尹曰頤浩意欲更得韓世  
忠兵為助上曰若遣世忠提全軍往破賊有餘力但敵  
騎尚在江北未可遽行李回曰成敢擁衆跨江跳梁正  
倚金人南犯朝廷不能遣發大兵若陛下親御六師移  
蹕饒信間則成破膽矣上曰朕日夜念此不少置決意  
須親往俟敵騎稍北遣世忠先行朕繼總兵臨之先以  
賞招携其衆許歸自新則成必易擒亦不欲多殺士衆

也富直柔曰聖斷如此此天下大幸

詔諸路守臣並許節制管內軍馬以中書言艱難之際  
事權太輕緩急無以彈壓故也時所在既募鄉兵往往  
迫縣道以取錢糧擾平民以要擣設朝廷知之乙丑詔  
鄉兵並聽守令節制

丙寅詔神武前軍統制王瓚以本部萬人速往呂頤浩  
軍前策應 初祝友既至龔家城而滁河舟船已盡為  
官司所斂友遣其徒求得餘舟三拖以數千人護送出

瓜步口沂流至馬家渡計置渡江時滁濠鎮撫使劉綱  
在溧陽友之舟為綱所扼及岸不得登是日友以其舟  
星散於岸之上下沿流十餘里綱之兵不及分而友之  
徒已有得濟者遂畢登屯於薛店縱兵擄掠焉

是月宣撫處置使張浚自泰州退軍興州初我兵既潰  
於富平金人以所得陝西金幣悉歸河東帥府會張中  
孚趙彬送款於金又知慕容洧叛乃遂引兵而西走秦  
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吳玠自鳳翔走保大散關之東和

尚原權環慶經畧使孫恂由隴關入秦與浚會金人至渭州得我情實乃入德順軍浚聞敵入德順遂移司興州簿書輜重悉皆焚棄浚之出師也幹辦公事朝請郎楊晟惇力言其不可浚不從晟惇乃求行邊不隨幕下及是來見浚浚稍以諸事委之晟惇言金人必欲舉川秦然後歸國不若引兵金洋一帶俟敵騎既去然後收復川陝事乃永定浚雖不用其說然已置陝西於度外矣起復朝議大夫知興元府王庶亦來見浚計事力陳

保秦之策衆議不同庶請歸持餘服浚之自邠南歸也  
將士皆散惟親兵千餘人自隨其屬官皆懼有建議當  
保夔州者參議官劉子羽曰議者可斬也宣撫司豈可  
過興州一步繫關陝之望安全蜀之心幹辦公事謝昇  
亦言不當遠去請築青陽潭左右四關六屯浚以為然  
乃劾異議者遣子羽單騎至秦州訪諸將所在時敵騎  
四出道阻不通將士無所歸忽聞子羽在近宣撫司留  
蜀口乃各引所部來會凡十數萬人軍勢復振浚哀死



問傷錄善咎已人心粗安或謂吳玠宜移屯漢中以保巴蜀玠曰敵不破我詎敢輕進吾堅壁重兵下瞰雍甸敵懼吾乘虛襲其後此保蜀良策也諸將乃服時玠在原軍食不繼鳳翔之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負芻粟輸之玠亦憐其遠意厚償以銀帛民又益喜敵怒遣兵伏渭南邀而殺之又令保伍相坐犯者皆死而民益冒禁輸之數年然後止 中大夫致仕吳點卒點邵武人與蔡京有舊崇寧初京拜右僕射點時為太僕寺丞首求去

京不樂終身以郡倅處之淵聖受禪擢知漳州遂再掛冠而卒 水賊楊華等乘船至鼎州城下聲言乞招安

鎮撫使程昌寓遣孔目官劉醇持檄以往醇登舟而賊斷其首鼓柁而去 羣賊賀潮等數千人自郴州永興

進掠衡吉諸縣至茶陵為京西制置司統制官韓京元

用所敗遂就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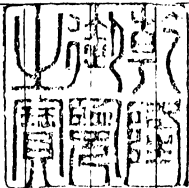
此以紹興元年十月丁卯湖東安撫司所中增入

盜王少八

掠韶惠州諸縣奉議郎知惠州范滌捕其黨七十餘人

誅之後進滌一官

此以紹興二年二月甲戌廣東提刑司所奏增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四十四至四十四

詳校官侍讀學士

臣陸伯焜

臣孫球覆勘

勝錄監生 臣黃 綸

勝錄監生 臣范重榮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四年十有二月己巳朔輔臣進呈張浚與呂頤浩書報將自蒲解進兵曲折初頤浩在相府遺浚書言近日臺諫尚循舊態論事不切時務浚報之曰臺諫箴規人主闕失糾彈朝廷官邪當優容之但使主上曉其意足矣范宗尹言浚此論甚善上稱美久之

庚午拱衛大夫相州防禦使張用等言所部四十萬人乞不  
分擘他處願聽李允文節制詔高衛率用等解圍江州如能  
解圍其張用當除正任觀察使時衛已為允文所却而朝廷  
未知也 朝奉郎添差通判福州宇文師瑗提舉福建路市  
舶師瑗虛中子特錄之 詔自今立春日賜百官春幡勝權  
免俟邊事寧息如舊 交趾郡王李乾德請入貢詔却之

辛未尚書屯田員外郎黃龜年行監察御史龜年永福  
人也

臺部題名並在紹興元年正月恐誤

詔度支員外郎韓球速往饒

州所過州縣錢糧盡剗別項椿管應沿江網船不以空重並令赴饒州岸下擺泊先是李回富直柔共議移蹕饒信間以討李成乃遣球往饒信州椿積錢糧凡江湖川廣所輸上供悉儲二郡中書舍人胡交修曰郡盜猖獗天子自將勝之不武不勝貽天下笑此將帥之責何足以辱王師中書舍人洪擬亦言捨四通五達之郡而趨偏方下邑道里僻遠非所以示恢復形勢卑陋不足以堅守禦水道壅隔非漕輓之便輕棄二浙失煮

海之利力上疏爭之球橫第也時上自海道還內批取  
金以百計絹以千計銀錢以萬計人言籍籍以為費交  
修曰予以馭其富人主之柄也即有賜第詔有司奉行

毋示人以私上欣納

熊克小歷以擬為起居郎按日歷  
擬今年八月除中書舍人克誤也

直秘閣知江州姚舜明陞直龍圖閣武功大夫江州  
兵馬鈐轄劉紹先領忠州刺史錄守城之勞也時舜明  
所募迪功郎黃武免解進士張定之持蠲書至行在詔  
武改初等京秩而定之為迪功郎 是日金左副元帥



宗維命諸路州縣同以是日大索南人及拘之於路至  
癸酉罷籍客戶拘之入宮至次年春盡以鐵索鎖之雲  
中於耳上刺官字以誌之散養民間既而立價賣之餘  
者驅之達鞞夏國以易馬亦有賣於蒙國室韋高麗之  
域者時金既立劉豫復以舊河為界宗維恐兩河陷沒  
士庶非本土之人逃歸豫地故有是舉小民出不意父  
子夫婦盡城星散哀號滿道并縊者甚衆壽州初得客  
戶六十八而誤報六百八人宗維不容訴於是州官驅

窮民孤旅四百五十人以充數至則一例賣之莫能辨也先是中原士大夫為宗維所掠聚之雲中至者無以自活往往乞食於路宗維見之畏其衆也驅三千餘人

坑之城外

熊克小歷云樂壽縣初得客戶六十八人蓋據張滙節要所書按去年秋金已陞樂壽縣

為壽州今  
改定修入

壬申大理少卿張誼行殿中侍御史 御筆令孔彥舟

移兵援江州賜彥舟戰袍金束帶銀槍細甲時起復尚書考功員外郎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傅雱在

彥舟軍中因為之用乃亦進雩二官為朝散大夫

癸酉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乞暫赴行在奏事詔鎮江  
係控扼要害之地方敵人對境所賴措置防守所乞難  
議施行

丙子以越州為趙立醮祭作佛事特輟視朝一日 閣  
門宣贊舍人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司統制軍馬韓世清  
為池州兵馬鈐轄

戊寅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王以寧自長沙遣人獻馬

四匹又以一馬遺內侍馮益益并其書上之上諭輔臣  
曰此豈士大夫所宜為范宗尹請以所進還之李回曰  
以寧以此窺朝廷亦淺矣張守曰以寧以此圖官職爾  
上曰朕即位以來未嘗以貢獻進人官職俟其來當還  
之

己卯詔戶部進錢萬緡奉隆祐皇太后生辰時上以太  
后誕日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后曰吾老矣宰相  
聚於此他時身後吾復何患然有一事當為官家言之

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求之古今母后之賢未見其比  
因姦臣快其私憤肆加誣謗有玷盛德建炎初雖嘗下  
詔辨明而史錄所載未經刪定豈足傳信後世吾意在  
天之靈不無望於官家也上聞之惕然其後更修神宗

哲宗兩朝實錄蓋張本於此

此以哲宗實錄篇末朱勝非所記上語修入但不知

在何年謹按昭慈聖獻皇后以建炎元年至南京二年在維揚三年在虔四年在越而后以紹興元年四月升  
選史臣所記言語有云建炎初雖嘗下詔辨明則必非  
元年二年事故知為此年不疑今因進來遂書之當求

他書附生

辰本日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五

辛巳尚書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汪藻為翰林學士

徽猷閣待制林通復為中書舍人

熊克小歷汪藻除學士在明年五月蓋因

本院題名誤也今從日歷

朝奉郎朱宗守大理少卿宗始以偽黨

斥至是范宗尹薦用之承奉郎新知常州劉寧止改

知衢州詔崔增聽呂頤浩節制頤浩請之也三省

言訪聞江西州縣往往迫於軍衆應副馬進錢糧詔禁

止違者當職官重行竄責

癸未朝散郎通判壽春府王攄知壽春府從政郎淮南

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王大節為宣議郎通判府  
事初金將周企既去攄執守臣閤門宣贊舍人馬識遠  
械繫之且上問勅死事于朝故有是命攄因為惡言動  
衆亡賴少年相與取識遠殺之

日歷壽春府奏見禁叛  
逆守臣馬識遠而無行

遺指揮此以洪邁  
夷堅志所書修入

詔監司守倅並以三年為任

甲申翊衛大夫福州觀察使辛道宗為樞密副都承旨  
先是承旨司闕官范宗尹擬用保靜軍承宣使提舉江  
州太平觀邢煥起復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同管客省

四方館閣門公事藍公佐與道宗凡三人除目上上曰朕不欲以戚里任朝廷官道宗亦可但不甚知兵乃用道宗而罷煥命下給事中陳戩不書錄黃道宗聞之使

所親語戩曰富季申以阿附故有今日公第行之必有

以報

此據沈與求劾富直柔狀修入

戩即上奏言右府主兵之地所以

號令諸將今道宗之兄企宗總禁旅之屯以事征討於外其弟永宗總神武之衆以制中軍於內而使道宗出入機庭親承密旨豈無妨嫌上不從遂命尚書右司負



外郎趙子畫兼權給事中書讀行下

命子畫在是月壬辰今併書之熊克

小歷云道宗時為後軍都統制按此時神武後軍統制乃陳思恭為之而辛永宗為神武中軍統制克恐誤

直秘閣知越州陳汝錫以職事修舉陞直顯謨閣

汝錫

此除季陵白雲集有制詞按此時後省乃席益胡文修洪擬三人陵方罷版曹奉祠家居不知何以當此制也

乙酉詔臨江軍津遣宣教郎范燾赴行在

燾已見去年九月

嘗權寧遠軍節度使孟忠厚從衛提舉事務所屬官以事擾州縣為忠厚所斥及還忠厚言燾攝任日淺乞不推賞燾憾之乃上疏訟忠厚與太母共養淵聖皇帝之

子藏之別室上諭輔臣曰朕事隆祐皇太后子母之間更無疑間燾誣謗太后安得有此可送御史臺治其罪范宗尹曰陛下若坦然不疑不若便行遣上曰所以送獄者欲天下知其誣謗太后得罪非以言罪人也既恐追逮煩擾可送一州編管上又曰英宗慈聖及哲廟宣仁皆以人離間故使疑謗上累兩朝朕不得不懲乃有是命

明年三月  
丁酉行遣

丙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進呈諸路盜賊數上謂回卿

意如何回曰臣意欲治數渠魁當少戢上曰卿意甚善  
皆吾赤子豈可一一殺之第治李成輩三兩人可矣范  
宗尹曰俟更數日江北探報稍定便降車駕幸饒信指  
揮先遣韓世忠往盜賊自須聽命李回曰臣所以屢告  
陛下移蹕者蓋天威所臨羣寇自然銷服富直柔曰兵  
家貴先聲亦須早降指揮回曰周虎臣乞降黃榜招撫  
臣謂呂頤浩方失利今若便降招撫榜去政恐賊笑爾  
上曰招撫須以大兵臨之守曰誠如聖諭所以就招撫

者以我能制其死命故也時遣太常博士周虎臣往願  
浩軍前計事而虎臣乞招撫故執政及之

庚寅上與輔臣議改元范宗尹曰將來郊禮又須降赦  
今德音乞用第二等上曰將來郊禮除諸軍賞給及官  
負奏薦不可不與其餘當一切從權減省參知政事張  
守曰仁宗時祫享禮恐將來可遵用 降徽猷閣待制  
知婺州沈晦為集英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言  
者論晦妄用便宜指揮行事也

辛卯劉光世奏謀報敵不渡江上謂大臣曰朕當修人事以答天意范宗尹曰聖訓及此天下幸甚

乙未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為江南路招討使進解江州之圍且平羣盜事急速者許便宜時李成乘金人殘亂之餘據江淮六七州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使其徒多為文書符讖幻惑中外朝廷患之至是聞金不渡江上乃止饒信之行范宗尹因請遣大將討成故有是命仍令前軍統制王瓌後軍統制陳思恭通泰鎮撫

使岳飛皆屬俊 詔招討使位宣撫使下制置使之上  
著為令

丁酉朝散郎措置福建兵民寨柵謝嚮言范汝為已就  
招先是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駐邵武軍距賊洞二  
百餘里時遣兵攻賊為所敗有從事郎施遠者邵武人  
上舍高第自潁昌府府學教授代還以策干企宗反為  
賊游說而本路監司亦以招安為便乃募國學內舍生  
葉昭積往招之至是授汝為武翼郎閣門祇候充民兵

都統領其徒葉鐵最驍健亦以為忠翊郎更名徹昭積  
補下州文學而達還承直郎時汝為募得官且懼大軍  
繼至故聽命然未肯散其徒企宗駐軍邵武軍不能制

熊克小歷於此書就命謝嚮為民兵寨柵官按嚮措置  
福建兵民寨柵日歷已於十月二十一日書之克蓋誤  
也克又稱卒企宗為福建制置使亦  
誤企宗除制置在明年二月己卯

是月夏人攻西安州平羌寨拔之 翰林學士汪藻言

古者兩敵相持所貴者機會此勝負存亡之分也金師  
既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

可淮南之地金人決不能守若為劉豫經營不過留簽軍數萬人而已蓋可驅而去也淮南洊經兵禍民去本業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非朝夕可還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則此田皆可耕墾臣愚以為正二月間可便遣劉光世或呂頤浩率所招安人馬過江營建寨柵使之分地而耕既固行在藩籬且清東西羣盜此萬世一時也疏奏未克行中興後言屯田者蓋自此始

蕩疏不得其時今  
泰酌附此月末



是歲行在大軍月費見錢五十餘萬緡銀帛芻粟在外

而諸路養兵之費不與焉

此以紹興元年正月德音修入

宗室不縱

等賜名者八人 宣撫處置使張浚命四川民戶歲輸

激賞絹三十三萬匹有奇俟邊事寧息即罷四川田稅

大約凡三百錢令民輸一匹絹而成都彭漢邛蜀永康

六郡自天聖間官以三百錢市民間布一匹民甚便之

其後不復予錢而但取其布民始以為病至是宣撫司

歲截陝西河東北三路絹網三十萬匹令民輸其直以

贍軍西川匹為十一千東川匹為十千歲凡三百萬緡有奇謂之絹估又截布綱七十餘萬匹匹取其直三千

歲凡二百萬緡有奇謂之布估云

按絹估錢自慶元初累減至二百餘萬布

估錢減至一百二十七萬緡激賞事紹興十六年十一月戊戌絹估事紹興二十五年七月丙辰可參考自

浚入蜀盡起諸路常平坊場錢以贍軍次科激賞絹布次則盡起常平司積年本息和糴等米次則對糴稅戶

米對糴者謂如甲家歲輸米百斛則又對糴百斛以備

軍儲蜀民始困矣

此以劉長源奏議附見當求總領所案牘各繫本月日

紅巾

賊屢犯均州知武當縣奉議郎王喚率邑人保山寨賊軍大至或勸之使遁喚曰使吾有此心則不能與邑人

為此來矣遂與一家俱死後錄其家一人

此據張鈞續忠義錄鈞以

為建炎末事故附於此但又以為金人大軍搜山則非也此時均州諸盜乃李忠之徒金人未嘗至今剛改令悟不抵

偽齊劉豫立陳東歐陽澈廟于歸德府封東為

安義侯澈為全節侯取張巡許遠廟制立為雙廟以祠

之此以方疇封事及遺史參修疇以紹興元年五月上書豫以今年偕立故參酌附此末

時國信

副使宋汝為自京師至東平見豫持願浩書與之勉以

忠義開陳禍福使歸朝廷豫悚而立曰使人使豫自新  
南歸人誰直我獨不見張邦昌之事乎業已至此夫復  
何言即拘汝為不遣既而以汝為本儒士乃授通直郎  
同知曹州時豫又依金國法鄉各為寨擇土豪為寨將  
兩丁籍一為出戰軍以糧器甲自備民有醉酒罵豫云  
汝何人敢為天子豫斬之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言有大  
利害乞見豫召入希載請遣使密通江南豫榜于市云  
上國聞知與生靈為害非細斬其首以令 初徽猷閣

待制洪皓與右武大夫龔璫持命至太原金令其陽曲縣主簿張維館伴留幾歲金遇使人禮益削是歲始遣皓璫至雲中時通問使朝奉郎王倫閣門宣贊舍人朱弁已被拘倫皓因以金遺商人陳忠令密告兩宮以本朝遣倫等來通問於是二帝始知建炎中興之實已而左副元帥宗維召皓等遣官偽齊皓力辭不可宗維怒命壯士擁以下執劔夾承之皓不為動傍貴人喟曰此忠臣也止劔士以目為蹠請宗維怒少霽遂流遞于冷

山與假吏沈珍隸卒邱德党超張福柯辛俱流徙猶中  
國編窳也雲中至冷山行兩月程距金國二百餘里地  
苦寒四月草始生八月而雪土廬不滿百皆右監軍希  
尹聚落希尹使誨其八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至衣  
狗布番課四隸採薪他山嘗久雪薪盡至乞馬矢煨麩  
而食熊克小歷附此事於三年未恐誤今從皓行述瀘州騎射卒張仙謀殺  
安撫使蘓覺以叛舉火焚倉庫不克伏誅先是戍卒王  
全等十數人糾合為亂乘郡官端午泛江乃舉兵前一

夕夜漏四鼓大雨及明罷出郊姦謀沮喪遂就擒騎射  
蓋元祐末所置其額才四百人全蓋宣和末京師所遣  
禁兵號東土軍者是也

此據江陽志修入志稱不利於  
帥臣燕覺而以為建炎四年事

按覺今年十二月  
到官故附此年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元年

歲次辛亥 金太宗晟天會九年偽齊劉豫阜昌二年

春正月己亥朔

上在越州平旦率百官遙拜二帝於行宮北門外退御常朝殿朝參官起居自是朔望皆如之 是日改元紹

興德音降諸路雜犯死罪以下囚釋流以下羣盜限一月出首自新仍官其首領令州縣存恤陣亡戰傷將士

及奉使金國與取過軍前未還之家民戶今日已前倚  
閣稅租一切除放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今有司條  
具元祐黨籍臣僚未經褒贈人吏刑部限一月檢舉自  
紹聖廢制科至是始因德音下禮官講求故事然未有  
應者 金人掠天水縣時縣徙治榆林承奉郎知縣事  
趙璧方受賀忽敵騎三百突入坐上縛璧及統領官雷  
震主簿張昔以去璧等不屈皆殺之璧京兆人也

辛丑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李光移知洪州光以事與

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有違言光世請避光上曰朝廷  
方賴光世為上流屏翰然光區區數論事意亦可佳乃  
徙光江西范宗尹因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孫覲  
有才乃復覲龍圖閣待制知臨安府

李陵白雲集光覲  
二制皆陵所草恐

誤承事郎新知衢州劉寧止為浙西安撫大使司參議  
官劉光世請之也

癸卯上謂輔臣曰張浚短於知人所用多浮薄妄作同  
知樞密院李回曰浚之行出於倉猝以故不暇詳擇上

曰用人豈可不審 尚書禮部員外郎侯延慶為起居  
舍人延慶為范宗尹所喜故卒用之 起復朝散大夫  
樞密院計議官王侑起復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同管  
閣門公事藍公佐並罷侑復子也朝廷以其父死事故  
錄之而侑交結權貴數與公佐謳歌燕飲公佐與內侍  
康諤善每至其直舍縱飲大醉薄暮還家頗漏泄禁中  
語侍御史張延壽劾之上令付出議罪范宗尹請除侑  
大宗正丞延壽言其不可乃盡罷之仍鑄公佐五官黜

監諸州市征

沈與求論宗尹交  
結公佐事當考

中侍大夫奉國軍承

宣使帶御器械權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質卒故事橫

行不贈官以質當苗劉之亂與在外將帥協謀保護兩

宮特贈鎮東軍節度使賜其家帛三百匹錢五百千

贈官

在此月辛酉凡臣僚薨卒有本月日者各繫其月  
日未見本日者因遺表書無遺表者因致仕書之是日

始下詔罪狀舒蘄鎮撫司副都統馬進以其違主帥之  
令抗拒官軍也仍立賞格許其徒自新

甲辰閣門宣贊舍人潘永思復為帶御器械以神武副

軍都統制辛企宗言永思嘗捕魔賊有功故也 朝奉  
郎和州無為軍鎮撫使趙霖復故官為朝請大夫霖先  
以贓廢至是特復之

乙巳權鄂州路副總管張用所部統領官孟振王林以  
其軍奔咸寧縣先是安撫使李允文傳令點軍或告以  
允文將殺用用懼命諸軍擐甲而入允文大驚遽罷於  
是其徒俱散用獨與親軍二千居城中

丙午太常博士王居正試尚書禮部員外郎宣教郎秦

梓守屯田員外郎 尚書刑部員外郎錢稔兼權江南  
路招討司隨軍轉運使 中奉大夫李芘知建州

丁未言者論大臣用人之際當推其賢不必以嘗經堂  
除為限先是呂頤浩當國患請謁者衆乃揭榜省戶曰  
未經堂除者不得投牒求官言者以為如此則宣政之  
間倚權貴之門超取顯美者皆在所收豈無韜晦自重  
不願為人所知者至今守其說而不變其何以來天下  
之士而濟艱難之業疏奏詔三省遵守

戊申神武右軍都統制江南路招討使張俊改江淮招討使後數日俊入辭頗言李成兵衆上曰汝將全軍設為朕攻一郡若何俊曰臣朝至而夕入可也上曰成竭力攻九江兩月不能下則雖衆何能為俊大以為然上因謂俊今日諸將獨汝未嘗立功俊曰臣何為無功上曰如韓世忠擒苗傅劉正彥則功績顯著卿殆不如俊恐悚承命俊將行越州下屬邑根刷民舟二千載其軍家屬言者以為擾乞罷之不從

事見此  
月乙酉

尚書省言岳



鄂道遠請還隸湖北復江池路為江東西路置帥司於

江池又分荆湖諸州之在江南者為荆湖東西路置帥

司於鄂鼎

八月庚辰又改

是日馬進陷江州守臣直龍圖閣

沿江安撫使姚舜明棄城遁時江州被圍僅百日糧食

皆盡人相食賊兵晝夜不息兵馬副鈐轄劉紹先竭力

捍禦至是人皆饑困無鬪志呂頤浩楊惟忠巨師古率

衆來救為進所敗不得近城城中亦不知官軍來援舜

明與紹先議棄城出奔紹先乃縱火城中乘喧闕奪西

門走瑞昌舜明奪南門走南康進引兵入城大肆殺掠  
日晚有米綱到城下泊於酒坊門下始知賊已據城急  
解維放船下湖口進遣賊黨追至湖口遇願浩之兵而  
還李成聞江州已陷乃渡江入城坐於州治括寓客及  
郡縣官僅二百員悉殺於庭下端明殿學士王易簡與  
其子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寓皆死於亂兵有沿江安撫  
司統領官呂鄂者能射一石三斗弓發無不中城初陷  
詣馬進降進喜成見之曰圍城久士卒多中箭死非爾

邪遂殺之成揭榜許人識認擄獲生口人漸有生意皆作庵寮以居寓靖康中嘗除尚書右丞

己酉岳飛自江陰軍引兵之洪州飛行至徽州有訴其舅姚某騷擾者飛責之他日舅因馳馬射飛不中飛擒而殺之 金人犯揚州

辛亥參知政事謝克家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克家引疾乞祠故有是命

壬子詔京官知縣並堂除內外侍從官限三日各舉可

任縣令者二人犯贓連坐又詔不厯縣令人勿除監司

郎官不厯外任人勿為侍從著為永法於是從官有互

舉其子為縣令者而子又皆貪贓論者惜之

何備龜鑑  
不厯縣令

不除監司郎官不經外任不除侍從嚴失舉之罰  
頒考課之條定內外更迭之法而命官之道得矣

詔

明州作閣班直令殿前皇城司依舊於禁軍內安排

直龍圖閣知潭州向子諲移知鄂州主管荆湖東路安

撫司公事後二日以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為東

湖副總管屯鄂州彥舟在潭州未去也 是日江西安

撫大使朱勝非始領使事於新喻縣

此據勝非八月四日所奏

癸丑曹成入漢陽軍成久屯三龍河時出兵攻德安府而李宏在郢州軍皆乏食成率衆趨漢陽宏亦繼至權郢州路副總管張用聞之率其親信二千餘人往咸寧與孟振王林復合安撫使李允文遣使招成成曰若許人入城則秋毫不犯不爾當縱諸軍一蹂踐之允文許諾遂自平湖門入城出屯於東門之外漫岡被野連接不斷既而鄂州無糧食允文謂成曰可向南自求之於

是成復有反意遂率衆如江西 是日李敦仁圍建昌  
軍後半月乃解去

甲寅中書門下省言祖宗舊法在京官吏添給各有定  
限次數若不別行措置無以革冗濫之弊詔行在供職  
官吏除本身請受外添給等不得過三色有兼職人不

得過四色如違計贓斷罪批勘官司不覺察者准此

此以

紹興五年閏二月二十  
七日戶部申明狀修入

承務郎謝伋修職郎程克俊

並充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伋克家子克俊鄱陽人

也

乙卯直龍圖閣鼎澧鎮撫使兼知鼎州程昌寓依前知  
鼎州主管湖西安撫司公事時鼎之諸縣大半為寇所  
據賦入絕少米貴斛直二千而養蔡兵頗衆昌寓既輟  
兵北援澧州又於辰陽新縣邊地要城列置諸寨調屬  
郡峒丁刀弩手以助蔡兵守禦軍糧屢竭或五日纔給  
糲米一斛軍人鬻妻子以自活昌寓聞於朝不俟報即  
取辰沅邵全泗州諸司錢以贍軍又賦鼎民和預買折

帛錢六萬緡自是以為例

昌寓科鼎州民戶和預買紬絹錢五萬九千九百緡以贍

募兵他書皆不見今以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壬申凌景夏所奏修入

朝奉大夫江端

本主管臨安府洞霄宮初命端本知光州端本不赴既而言者劾其避事端本坐停官

丙辰初許百司每旬休沐宰執因奏事上曰一日休務不至廢事使一月間措置得十事雖二十日休務何害若無所施設雖窮朝夕何補也

丁巳責授茂州別駕李彛復為朝奉郎以赦叙也 是



日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江西副總管楊惟忠引兵趨江州先是神武前軍統制王玘軍至饒州頤浩乃復進軍左蠡會頤浩又得閤門宣贊舍人崔增之衆萬餘軍勢稍振乃命玘與增擊賊於湖口之南增大捷乘勢至江州城下而姚舜明已去矣於是李成遣其將邵友自奉新縣徑趨筠州

戊午戶部侍郎孟庾言兩浙路夏稅及和買紬絹一百六十萬餘匹半令輸價錢每匹兩千從之

己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特遣通奉大夫以出使日久禦捍大敵備著忠勞也 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言自去臘至今招到女真及簽軍共六百六十餘人乞補官詔補忠訓郎已下至効用甲頭內無姓人賜姓趙先是左監軍昌屯海陵光世知其衆久戍念歸乃鑄金銀銅三色為錢文曰招納信寶皆有使押字以為信號獲戍人之解事者貸而不殺俾密示儕輩有欲歸附者抵江執錢為信而納之自是歸者不絕遂

創立奇兵赤心兩軍

庚申朝奉郎直顯謨閣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王以寧  
落職降三官責監台州酒務以寧既為孔彥舟所逐會  
監察御史韓璜使湖南還劾其擅命故黜之 銀青光

祿大夫李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綱有請也 詔趙  
普佐命元勳視漢蕭何宜訪其子孫量才錄用

辛酉手詔曰朕念太祖皇帝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祖  
詔封子孫一人為安定郡王世世勿絕乃至宣和之末

以太常禮部各有所主依違不決使安定之封至今不舉朕甚憫之有司其上合襲封人名遵依故事施行是日輔臣進呈次上因論此事曰太祖功德如此世襲王爵宜不為過范宗尹曰太祖嘗云天下初定朕思得長君以撫之而授位太宗則其意專為天下上曰朕頃在藩邸入見淵聖皇帝率用家人禮一日論及金人事嘗奏曰京師甲士雖不少然皆游惰羸弱未嘗簡練敵人若來不敗即潰耳陛下宜少避其鋒以保萬全淵聖皇

帝曰朕為祖宗守宗廟社稷勢不可動其後敵復犯京  
師朕在相州得淵聖親筆謂悔不用卿言是時近習小  
人爭言用兵熒惑聖聽殊不量力遂至今日之既奉  
迎神主提點所言今太廟寓温州逐月薦新有非地產  
者請得以他物代充從之

癸亥樞密院奏福建民兵都統領范汝為欲令聽辛企  
宗節制上曰事有本末卿等今日所措置者未也而未  
原其本福建僻陋盜賊踵起得非守領不知省其疾苦

乎其令監司帥臣各條上弭盜及便民利物之事朕當  
施行之 監察御史韓璜言臣誤蒙使令將命湖外民  
間疾苦法當奏聞自江西至湖南無問郡縣與村落極  
目灰燼所至破殘十室九空詢其所以皆緣金人未到  
而潰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襲逐之師繼至官兵盜  
賊劫掠一同城市鄉村搜索殆遍盜賊既退瘡痍未蘇  
官吏不務安集而更加刻剝兵將所過縱暴而唯事誅  
求嗷嗷之聲比比皆是民心散畔不絕如絲此臣所欲

告於陛下者然道中伏讀改元德音不覺感泣州縣情  
偽陛下既已盡知蠲煩去苛恩意亦已備矣臣惓惓餘  
忠欲陛下謹信詔令務在必行詔比降德音寬恤事件  
州縣自宜悉意奉行違者監察按劾御史臺察之 左  
武大夫京畿路提點刑獄公事權京城副留守趙倫既  
出奔與權知唐州胡安中數奏金人動息安中先以留  
守司之命假授武德大夫京西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在  
唐州至是遣人來奏事上嘉之詔並進三官仍賜勅書

獎諭 初杜充之敗也其中軍統制武義大夫耿進以所部去朝廷聞進在通州詔進以舟師赴行在進堅子

也

見三年六月

甲子通義大夫吳敏復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充荆湖東路兵馬鈐轄初向子諲既移鄂遂以降授中散大夫新江南路都轉運使湯東野知潭州與子諲並命會監察御史韓璜言湖南困弊宜遣重臣鎮守敏時在廣西范宗尹因薦用之 直祕閣王浚明知建州浚明初以軍



變罷至是復用之

乙丑荆南鎮撫使解潛言臣所領鎮最為要害而所部  
正兵不滿二千本鎮東鄰鄂渚而安撫李允文生事召  
亂致李成寇犯未巳南接潭鼎而節制王以寧輕易無  
知為孔彥舟所敗湖外騷然又鼎澧程昌寓狂率自恣  
近為湖寇敗於辰陽僅以身免

此事未見潛所奏云湖  
寇楊髯子恐是楊華也

北連襄漢而未有帥臣千里之間人跡斷絕乞遣精兵  
一軍前來保護蜀口時允文軍將武功大夫康州團練

使江南東路兵馬都監張崇叛去以所部屯岳州潛以崇知公安軍言於朝詔已命崇赴鼎州不許潛又言峽州宜都縣在大江之南背山面水險阻可恃乞移治宜都從之

丙寅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言諜報金人自泰州來橫塘詔光世極力措置

是月金人以萬騎攻南河寄治所西碧潭時鎮撫使翟興以乏糧方散遣所部就食於諸邑所存惟親兵數千

報至人情危懼興安坐自若徐遣驍將彭玘往授以方  
畧設伏於井谷遇敵至陽為奔北金人果以精騎追之  
遇伏為所擒餘衆潰去 初順昌盜余勝等既作亂官  
吏皆散土軍陳望素喜禍與射士張袞謀欲舉寨應之  
軍校范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取活於國今力不  
能討賊更助為虐是無天地也充黨忿剔其目而殺之  
暴屍於市旺妻馬氏聞之行且哭賊脅汙之不從又殺  
之賊既平屍迹在地隱隱不沒邑人驚異為設香火事

聞詔贈承信郎更為立祠號忠節

旺贈官在六年十月  
乙卯賜廟額在三十

一年今  
併書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元年二月戊辰朔廣東經略司言賊李冬至二犯  
英連韶郴等州冬至二者宜章人以軍興賦重不能保  
遂與其徒作亂自號平天大王詔湖廣憲臣招捕 是  
日祝友以其軍降於劉光世初友在新店欲侵宣州阻  
水不克渡會光世遣人招之友留其使彌旬然後受招

時江東路兵馬副鈐轄王冠在溧水駐軍友移書假道以趨鎮江冠不從友引兵擊之冠軍大敗友遂自向容之鎮江光世分其軍以友知楚州先是史康民在淮南與友合軍康民之軍極富以金寶賂光世光世喜康民遂得進用

己巳監察御史江躋為尚書吏部員外郎禮部尚書秦檜兼侍讀翰林學士汪藻中書舍人胡交修並兼侍講朝請大夫和州無為軍鎮撫使趙霖復直秘閣

庚午執政言劉光世軍中乏糧遣考功員外郎仇愈往  
究其實上曰光世一軍月廩萬數如此宜速為屯田之  
計富直柔曰近辛道宗具陝西弓箭手法頗類屯田之  
制范宗尹曰容臣等細議之愈益都人也 尚書省乞  
檢舉行遣常程文字從之 改行宮禁衛所為行在皇  
城司 詔朝奉郎知益陽縣魏舜臣俟任滿陞擢差遣  
以御史韓璜論其嘗拒鍾相也時知漢陽軍馬友以糧  
乏遣其將王成率衆渡江犯鄂州副總管張用率精兵

登城詰問以神臂弓射之成乃退翊日李允文即以友  
權荆湖南路招捉公事友盡取漢陽財物往湖南道過  
岳州守將吳錫棄城去率精兵數千自益陽入邵州舜

臣時權州事為所逐

馬友吳錫魏舜臣事皆據趙柱之  
遺史恭修但未得本月日按日歷

友自叙狀云今春乞糧於鄂而李直閣差友殺劉忠招  
捉湖南盜賊行次岳州知郡吳錫先去友遂權駐其  
地狀以五月十六日至行在不知何時所遣然孔彥舟  
三月九日已焚潭州則友離漢陽必在二月也故因舜  
臣事附見遺史言允文以友為湖南副總管而狀中乃  
云招捉公事今從之熊克小歷紹興元年春益陽有吳  
錫者提兵七千屯本縣告邵州守臣魏舜臣乞糧不得  
錫以兵趨郡舜臣懼而走以胡安國與宰相書考之錫



破鄂州在今年七月四日蓋是時舜臣權守倖也今併附此

江州兵馬副鈐轄劉

紹先以殘兵七百人赴朱勝非是日邵友以數千人

犯筠州守臣朝請郎王庭秀與鄂州統制官修武郎傅

樞方共飯聞寇至即與官吏棄城走豐城縣

辛未同知樞密院事李回言士大夫自僭信來者皆稱

張俊軍行極整肅上曰朕亦聞之犯軍律者已誅六七

人矣范宗尹曰臣已以書獎其美上曰待亦作詔勉之

立功俊心忠謹惟好官職正當以此使之張守曰陛下

深得御將之術

朝請大夫葉宗鄂復直龍圖閣知洪

州 是日邵友犯臨江軍守臣朝奉大夫康倬遁去江

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吳全以其軍夜奔新喻縣倬識

子也

識河南人元祐間引進使

於是朱勝非以兵少自新喻南去取

兵於吉州

壬申初定每歲祭天地社稷如奏告之禮用權工部侍

郎韓肖胄奏也

詳見去年十一月甲辰

癸酉詔張浚措置置津發四川上供金帛赴行在自置宣

撫司而上供悉為截留以備軍食至是戶部以將行大

禮及行在急闕為言故有是命然川陝用度繁截留如

故日歷不載此按今以紹興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戶部申明狀修入詔江湖福建路憲

臣遍詣所部剗刷應干合起金銀錢帛赴行在亦以將

行大禮也 故朝奉大夫呂希純追復寶文閣待制純希

公著第三子元祐中書舍人黨籍新除襄鄧隨郢鎮待制以上第二十四人道州安置

撫使桑仲始受命是日以其都統制霍明知郢州霍明申省

狀云紹興元年二月六日准桑仲差知郢州初仲在京西連跨數州無糧食

人相啗又數為金州人所敗欲引衆北去至是次棗陽縣始被鎮撫使之命遂還襄陽駐軍文林郎金房安撫司幹辦公事晉城績感獻書於宣撫處置使張浚曰譚充守鄧州披荆榛保孤壘屢戡大盜奉朝廷法令隱然若一長城曾不得鎮撫使而仲乃得之是獎亂也朝廷在遠未詳仲凶逆之狀不然豈有舉四郡數千里之百姓委之餓虎之喙乎今仲連敗歟於安康此正天亡之時若使充併力勦除稍申國威而以鎮撫使命充則忠

義知勸盜賊少戢矣襄陽為朝廷基本利害甚大相公  
豈可不從權易置浚深嘉感言而不能用郢州新遭曹  
成之後百室無一二存者仲俾霍明領兵二千守之明  
邯鄲人為遮鋪曹司有膂力善戰而敢殺郢與德安接  
壤鎮撫使陳規藉其通船運每以恩信結之明自是與

規通好不絕

曹鈞撰陳規行狀桑仲為鎮撫使其副霍明別以精兵數萬屯郢州郢鄰德安公欲

以恩信結之因奏明知郢州仍請加美名朝廷從之自是郢與德安通好不絕蓋結之以恩者實所以間明之附仲也按日歷紹興二年五月五日霍明中紹興元年二月六日蒙鎮撫使桑仲差知郢州不去嘗受朝命行

狀誤也趙姓之遺史云明在鄂與德安通書陳規亦藉其通船路此言有理今從之

甲戌詔江淮招討使張俊速往措置以降授中散大夫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湯東野為本司參謀官朝廷始聞  
江州失守故有是命

丙子臨安府觀察推官沈長卿監都稅院沈震陳祖安  
司理叅軍葉義問並勒停時長卿等上書論范宗尹過  
失詔責以中傷大臣力肆詆毀露章臺省搖動衆情此  
而不懲為患滋大宗尹抗疏為請後四日乃寢其命長

卿烏程人祖安閩縣人義問壽昌人也 廬壽鎮撫使

李伸之被執也其統制軍馬武顯郎閭門宣贊舍人高

彥以所部走廣德軍至是就招赴行在詔以其衆隸神

武左軍

隸左軍在  
此月癸巳

戊寅詔禮部御史臺太常寺條具明堂合行事件申尚  
書省時上以當行大禮命近臣議之叅知政事張守欲  
行禘饗禮禮部尚書秦檜建言頃歲渡江冬祀儀物散  
失殆盡宗廟行事登樓肆赦不可悉行至於禘饗又不

及天地惟宗廟明堂似乎簡易苟採先儒之說而略其  
嚴父之文志在饗帝而不拘於制度之末尚或可舉議  
遂定 詔自今盜賊令州縣極力措置毋得申奏陳乞  
及擅便招安用知鄂州高衛奏也

己卯日中有黑子 淮康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  
辛企宗為福建路制置使時南劔賊余汝霖余勝等作  
亂輔臣欲假企宗事權故有是命

辛巳禮部尚書兼侍讀秦檜叅知政事龍圖閣待制孫



觀時知臨安府以啓賀檜有曰盡室航海復還中州四方傳聞感涕交下漢蘓武節旄盡落止得屬國唐杜甫麻鞋入見乃拜拾遺未有如公獨參大政檜以為譏已始大怒之 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趙蒙乞免詔蒙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直寶文閣張績知建康府

壬午延福宮使奉國軍承宣使入內侍省都知提舉禁衛董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 初張榮率

舟船至通州過捍海堰欲出海復歸山東水阻不得去

榮遂入通州糧日盡取人為犯以食民之得脫者無幾  
是日日中黑子消伏翌日范宗尹進呈因言故事當  
避殿減膳令人情危懼之際恐不可以虛文搖動羣聽  
望陛下修德以消弭之臣等輔政無狀義當罷免上曰  
日為太陽人主之象豈關卿等惟在君臣同心行安民  
利物實事庶幾天變不至為災也 詔度支員外郎韓  
球所刷饒信州錢糧除應副張俊軍湏外並發赴行在  
時已罷移蹕之議故有是旨

癸未詔以季秋大饗明堂江淮招討司隨軍轉運使詹  
至言大敵在前國勢不立請停大饗以其費佐軍仍督  
諸將分道攻守以慰在天之靈繼志述事莫大於此至  
桐廬人也 刑部尚書胡直孺兼侍讀 右諫議大夫

黎確言福建盜起本於科斂誅剝民不堪命今自范汝  
為以下官者二三百人而聚萬衆於建安辛企宗坐視  
而不能制謝嚮順從而不敢違建邵之間雞犬一空橫  
尸滿道遠近謂之謝范而不敢名其無生理殆亦可見

願稍分汝為之衆以弱其勢擇官吏信厚練達閩人素所畏愛如梁澤民張穆李訖輩委以一路之寄汰牧守之無狀者權免二年科配使前日脅從之輩得齒於民非小補也詔企宗嚮放散汝為下見團結人兵又詔民兵願歸農者許自便汝為不聽命

又詔在此  
月丙戌

甲申詔神武前軍統制王瓊依舊聽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使喚與江淮招討使張俊大軍犄角討捕馬進等賊用頤浩請也頤浩又乞俟俊至江東令與臣約日於

饒州或本路其他州縣會合計議從之 朝奉大夫鄭

望之復集英殿修撰 詔自今郡守在任改移並俟新

官合符方得離任

二年十月  
衝改

乙酉江西安撫大使朱勝非言方今兵患有三日金人  
曰土賊曰游寇金人自冬涉春不聞南渡所謂游寇者  
皆江北劇賊自去秋以來聚於東南所謂土賊者二年  
以來為害日大原其實情似有可矜南人資產素薄比  
年科率煩重願特降寬詔稍蠲苛擾按賊吏之尤重者

舉行祖宗顯戮之典以慰疲民疏奏詔諸路憲臣詰諸州之科率者餘依已降德音施行時勝非又論東南盜賊則欲招撫西北劇寇則命之以官使流離北人各得其所汰被敵老弱與不從軍者留其精銳使散處諸軍如此當不復為患至於江西土寇皆因朝廷號令無定橫斂不一名色既多貧民不能生以至為寇臣自桂嶺而來入衡州界有屋無人入潭州界有屋無壁入袁州界則人屋俱無良民無辜情實可憫陛下時降寬詔擇

其首領與補官收隸軍籍而散遣其徒使民還業則江西之亂可指日平也不然則為盜者日衆勢必南軼湖南二廣皆不得安矣先是勝非被命宣撫江湖三路首訪民瘼皆云正稅之外斜科繁重乃令民間陳其色目稅米一斛有輸及五六斛稅錢一千有輸及七八千者如所謂和糶米與所輸正稅等而未嘗支錢他皆類此勝非因極論其事疏累萬餘言范宗尹當國既未嘗歷州縣不知民間疾苦又惡聞弊事摘勝非所奏十去七

八畫旨依已降赦令而已

按勝非此疏今見於日歷者凡一百五十字其節畧多矣

時勝非在吉州有兵纔數千亦非精銳故未能之鎮

丙戌復秘書省仍詔監少不並置置丞郎著佐各一員

校書郎正字各二員范宗尹嘗因奏事言無史官誠朝

廷闕典繇是復置有崔紹祖者為金人所掠自南京

遁歸詐稱越王次子保信軍承宣使受上皇蠟詔為天

下兵馬大元帥興師取陷沒州郡是日至壽春府和州

鎮撫使趙霖以聞詔文字不得奉行召皇姪赴行在

霖是



月辛卯奏三月辛亥得旨召赴行在今併書之十月戊子行遣龔相記歷陽死事及王亨乞奏薦狀皆稱爲元帥趙不壞蓋紹祖七月丙午初赴獄時自稱趙不壞故也紹祖九月乙卯因御史臺檢法官晏敦復審問稱所招不實移御史獄方招當考

戊子執政奏事范宗尹問隆祐皇太后聖體上曰昨有少虛風證朕旦暮未嘗敢離側已三夕不解衣宿頓減矣

己丑詔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與呂頤浩張俊會兵討李成頤浩聞彥舟欲自袁州引兵之江西故有是

請先是上親筆命彥舟解圍江州彥舟不奉詔而上䟽  
論成分鎮之初不能安分越境侵漁以希孟嘗春申之  
事以臣料之其敗有三然圖之急則禍結而民不安圖  
之緩則怨集而衆必離蓋湖南見有劉忠張用之徒環  
列境上若舍近而圖遠恐九江之圍未解而先失湖南  
湖南既失二廣必危非計之得者也遂以所遣成書進  
呈然彥舟實不欲擊成故為之游說詔彥舟分兵聽向  
子諲節制親領大兵赴江西毋失機會

庚寅張浚奏本司都統制曲端自聞吳玠兵馬到郡坐擁重兵更不遣兵策應已責海州團練副使萬州安置詔依已行事理初浚自富平敗歸始思端及王庶之言可用庶時以朝議大夫持母喪居蜀乃併召之庶地近先至力陳撫秦保蜀之策勸浚收熙河秦鳳兵扼關隴以為後圖浚不納求終制不許乃特授參議官浚徐念端與庶必不相容暨端至半道但復其官移恭州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楊斌素與庶厚知庶怨端深

乃盛言端反以求合又慮端復用謂端反有實跡者十  
又言端客趙彬揭榜鳳州欲以兵迎之秦鳳副總管吳  
玠亦懼端嚴明譖端不已庶因言於浚曰端有反心久  
矣盍蚤圖之會蜀人多上書為端訟寃浚亦畏其得衆

心始有殺端意矣

此以王之望西事記趙姓之遺  
史費士錢蜀口用兵錄莽修

辛卯尚書右司員外郎王侯知邛州侯初除閬州未行

復改命

都司題名侯以二月出知邛州而日歷不  
見除閬之日但於此日書改除故繫於此

左

武大夫秀州防禦使陳剛中同主管閣門公事剛中浙

人父彥本日者以權倖薦至大官言者以為法當討論  
遂寢其命

壬辰朝散郎新除尚書工部員外郎廖剛為福建路提  
點刑獄公事先是順昌盜余汝霖作亂剛遣使招降之  
會本路提點刑獄公事陳楠請奉祠詔楠主管江州太

平觀而剛有是命剛延平人也

楠得祠在庚寅今聯書之

宣義郎

新知大宗正丞呂抗提舉荆湖東路茶鹽公事

抗顯浩子初見

建炎三年三月

是日雨雹

癸巳詔侍從臺諫條具保民弭盜遏敵患生國財之策

翰林學士汪藻

熊克小歷作兵部侍郎魚權直學士院蓋誤藻去年十二月已除學士

上

馭將三說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

分大畧謂諸將過失不可不治今陛下對大臣不過數

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

無時也道路流傳遂謂陛下進退人材諸將與焉又廟

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為天子立政事以令四方者也今

諸將率驟謁徑至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

期於必得朝廷豈不自卑哉祖宗時三衙見大臣必執  
杖趨庭肅揖而退蓋等威之嚴乃足相制又遣將出師  
詔侍從集議者所以博衆人之見今則諸將在焉且諸  
將聽命者也乃使之預謀彼既各售其說則利於公不  
利於私者必不以為可行便於己不便於國者必不以  
為可罷欲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自今諸將當律以朝  
儀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無使叅議  
論之餘則分既正而可責其功是三說果行則足以馭

諸將矣何難乎弭盜何憂乎遏敵哉若夫理財則民窮至骨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為言也今國家所有不過數十州所謂生者必生於此數十州之民何以堪之惟痛加裁損庶乎其可耳外之可損者軍中之冒請內之可損者禁中之泛取今軍中非戰士者率三分之二有詭名而請者則挾數人之名有使臣而請者則一使臣之俸兼十戰士之費有借補而請者則便支廩祿與命官一同聞岳飛軍中如此者數百人州縣懼於憑陵莫敢



呵詰其盜支之物可勝計哉臣竊觀禁中有時湏索而戶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人主用財湏要有名而使有司與聞至於度牒則以虛名而權實利以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無以方寸之紙捐以與人而不知惜也然臣復有私憂過計者自古以兵權屬人久未有不為患者蓋與之至易收之至難不早圖之後悔無及國家以三衙管軍而出一兵必待密院之符祖宗於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樞密院已不能

制臣恐賊平之後方勞聖慮自古偏霸之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四海之大而寥寥如此意偏裨之中必有英雄特為二三大將抑之而不得伸爾謂宜精擇偏裨十餘人各授以兵數千直屬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為數萬以漸消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給事中陳戩言今日之計當省徭薄賦敦本厚生先以保民然後聽諸盜自相糾搃占上流據形勢恭儉節用量入為出斥內庫之藏以歸太府此弭盜遏敵生財之策也中書舍人胡交

修言盜賊之起惟其飢凍無聊日與死迫然後棄而為  
之陛下哀憫無辜詔許自新官無急征暴斂而俾安其  
故高下種植而無廢壤男女耕織而無懈人穀帛不可  
勝用則弭盜而財裕矣日者翟興在西洛什伍其民為  
農為兵不數年雄視一方彼起於卒徒猶能屹然自立  
於敵巢之中而不可犯矧吾以東南二百郡欲強兵禦  
敵而不能為興所為乎中書舍人洪擬言兵興累年饋  
餉悉出於民無屋而責屋稅無丁而責丁稅不時之湏

無名之斂殆無虛日所以去而為盜今閩中之盜不可  
急宜求所以消之江西之盜不可緩宜求所以滅之夫  
豐財者政事之本而節用又豐財之本是時諸將中劉  
光世尤橫故汪藻有是言藻書既傳諸將皆忿有令門  
下作論以詆文臣者其略曰今日誤國者皆文臣自蔡  
京壞亂紀綱王黼收復燕雲之後執政侍從以下持節  
則喪節守城則棄城建議者執講和之論奉使者持割  
地之說提兵勤王則潰散防河拒險則逃遁自金人深

入中原蹂踐京東西淮南之地為王臣而棄地棄民誤國敗事者皆文臣也間有竭節死難當橫潰之衝者皆武臣也又其甚者張邦昌為偽楚劉豫為偽齊非文臣誰敢當之自此文武二途若冰炭之不合矣 詔中大夫直龍圖閣姚舜明武功大夫中州刺史劉紹先並勒停令呂頤浩軍前使喚以責後效 侍御史張延壽以內艱去位 初馮長寧既以淮寧降劉豫京西轉運使檄武功大夫范福權知蔡州福率軍民固守執偽命知

陳州楊勛斬其使蔡人以聞詔加福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朝廷猶未知長寧在偽庭乃召長寧赴行在金人以舟載江浙所掠輜重自洪澤入淮至清河口假宣教郎國奉卿在趙瓊水寨與瓊夜劫其舟得李柁所攜戶部尚書印上之

日歷五月四日真揚鎮撫使郭仲威奏分遣寇宏統制軍馬邀擊金人至

宿遷縣收到戶部銅印蓋申奏之詞云耳今從遺史

是日雪

乙未直秘閣新江西轉運判官張穎移廣西路以其母吉氏有請特優之也

穎孝純子已見

朝奉大夫趙士諒知岳

州朝廷聞吳錫已去故遣士諒為守 言者請郡國經  
兵火處更置丁產財穀簿書期以半歲從之

丙申復詔諸路提刑司類省試於是川陝宜撫處置使  
張浚始以便宜合川陝舉人即置司類省試自是行之

至今

二年六月癸卯始降旨就宣司類省試熊克小歷  
自此始蓋誤楊希仲榜在此年方試時未嘗降旨

也

丁酉宣教郎范燾除名潮州編管坐誣訟孟忠厚且及

太母也

事祖見去年  
十二月乙酉

是月降授朝請大夫守中書舍人致仕李公彥卒年五十三 初金人至德順軍經略使劉錫遁去金人以兵少不敢由秦亭聲言分三道而獨出沿邊以掠熙素多馬金人駐兵搜取無遺馬步軍副總管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劉惟輔將遁去顧熙州尚有積粟恐敵因之以守急出悉焚之敵追及所部皆走惟輔與親信數百匿山寺中遣人詣夏國求附屬夏國不受其親信趙某詣金軍降金執惟輔誘之百方終不言怒梓以出惟輔奮



首顧坐上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遂附賊耶即閉口死不復言第六將韓青者間行從惟輔為敵所擒罵敵不降而死統制官等遂以熙河降知蘭州龕谷寨高子儒聞惟輔尚存固守以待及城陷先刃其家而後死子儒狄道人也金人既畧熙河地遂引歸李彥祺在古原州張中孚及其弟中彥導金人劫降之趙彬引敵圍慶陽守將楊可昇堅守不降五路陷秦鳳經畧使孫渥收本路兵保鳳州統領官關師古收熙河兵保鞏州左副元

帥宗維既得關中地遂悉割以予偽齊

陝西全陷不見本月日熊克小

歷於建炎四年十一月末書之趙姓之遺史分見四年十一月紹興元年三月末費士戮蜀口用兵錄所書尤畧按張鈞續忠義錄紹興元年三月九日金人大軍回自熙河至弓門寨鈞所書蓋據宣撫司案牘則盡失六路在二月間無疑

關陝之陷也士大夫守節死義者甚

今併附此月末

衆隴州既失守朝請郎知州事劉化源不肯降敵使人守之不得死遂驅入河北販買蔬果隱民間者十年終不屈辱奉議郎通判原州米璞亦杜門謝病卒不受汚化源璞世家耀州西人皆敬之敵入鳳翔秉義郎權知

扶風縣康傑與敵將馮宣戰宣愛而欲招之傑奮曰吾  
今也當死於陣不能死於敵宣殺之忠翊郎知天興縣  
李仲為敵所圍堅守不下城既陷仲曰吾豈使敵殺我  
遂自殺時慶陽圍急成忠郎盧大受欲會合軍民收復  
邠寧二州解慶陽之圍為人所告送寧州獄論死敦武  
郎秦州定西寨都監兼知寨鄭洵為敵所攻袒臂而戰  
及城破自刺不死金人高其節亦弗害也是時守令以  
城下者敵偽皆因而命之文林郎知彭陽縣李詰獨不

降與其民移治境上偽令執之以獻欲官之凡三辭其  
後金人以為歸附命為儒林郎詰言於所司曰元係捕  
獲不敢受歸附之賞以其牒還之有武功大夫知環州  
安塞寨田敢者嘗得太祖御容欲間行南歸以獻事泄  
杖之死其後武功大夫秦鳳路兵馬都監劉宣以蠟書  
密遣人與吳玠相結且率偽將任拱等以所部歸朝約  
日已定有告之者取宣絲擘之其家屬配曹州豫又升  
渭州為平涼府去慶陽延安府名復舊州名即以叛將

張中孚守平涼府中彥守秦州趙彬守慶州慕容洧守  
瓌州後中孚累遷陝西節制使兼兵馬都統中孚及李  
彥琪自羈管中劉錡以為將而叛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二